

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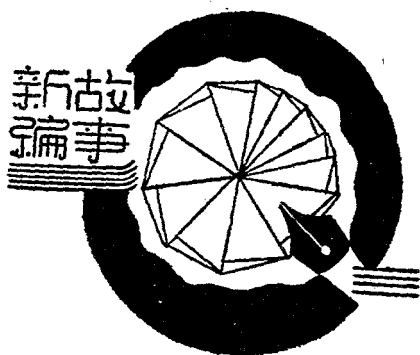
犀

錄

揚
正
介
紹

陽
明
公
版
社
發
行

新
端
事



勝
利
出
版
社
印
行

徐
駿
編

燃犀錄目錄

頁數

謹防美人計.....	一
僑組織舉行高考.....	一
敵機散發荒謬傳單.....	二
僑中電社無電訊.....	二
汪逆鮑裝赴宴.....	二
鮑謀劫奪溫租界華董席次.....	三
汪逆精衛受非人的待遇.....	三
漢奸亦知有國父耶.....	四
汪精衛搖尾赴東京.....	四
汪逆感激涕零.....	五

燃犀錄目錄

二

汪偽貸款分配辦法	五
汪逆忍痛改組	六
羣醜暗鬥	六
漢奸言論的自白	七
奴才與汪逆及主子間之微妙關係	七
汪逆要仰承周逆的鼻息	八
一羣奴才朝拜主子	八
八幡丸上汪逆媚態	八
奴才盛裝謁倭酋	九
再度鞠躬狀極卑賤	九
汪逆拜謝倭皇御料理	十
汪逆對各國記者發表奴性談話	十一

汪精衛爲何年青而健康.....	一二
奴才們隨處叩頭.....	一二
羣醜冒雨參拜神宮.....	一三
東京女學生爭睹猴兒戲.....	一三
汪逆嘆囉內訌.....	一四
滬僞報與僞組織哄罵.....	一五
汪逆怕死潛居備出.....	一六
嗚呼漢奸眷屬！.....	一六
傀儡劫掠政策碰壁.....	一六
傀儡大學.....	一七
獻醜的褚連.....	一七
汪逆自恨未死.....	一八

燃犀錄目錄

四

南京老百姓當面罵鬼子·····	一八
南京尚須經一次大戰·····	一八
奸僞之財迷·····	一九
快來授首·····	一九
舊詞新感·····	二〇
傀儡們的剃頭匠·····	二〇
僞小職員死得冤枉·····	二一
哭不死的漢奸·····	二二
可憐「兒皇帝」的新黃梁·····	二八
漢奸報的悲鳴·····	三二
沒落了的僞組織·····	三八
日寇喪失一筆冤錢·····	三九

燃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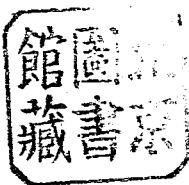
謹防美人計

敵人利用女色去進行吸收漢奸的工作，女明星張織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受敵人指使，開設一家華屬的俱樂部，召集人們到那裏去尋開心，從中活動。此外敵人又利用女間諜來刺探消息，如北平舞女李麗，大華舞廳某舞女，某律師姘婦陳××夫人及張麗卿等，他們或以色相來誘惑男性，或以他們職業作掩護，接近要人眷屬，最近聽說敵人這種活動要擴大範圍，伸展到後方來了，老輩太太要多留心，共同防範才好。

偽組織舉行「高考」

偽組織「考試院」偽考選委員會偽委員長焦逆聲，偽副委員長吳逆凱聲，以民國卅年高等考試五月九日起在北平舉行，焦吳特於七日上午十時飛平，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燃犀錄



(南)

敵機散發荒謬傳單

敵機於五月九日襲我某地，并散發荒謬傳單。內容記述蘇日中立條約的情事，其大標題爲「維持兩國和平友好，日俄簽訂中立條約」，小題爲「規定互不侵犯有效期五年」，分題爲「條約全文」，「近衛談話」，「松岡啓程返國」，「史達林親臨車站送別」，「各國批判一斑」，并附史達林，莫洛托夫暨克姆林宮照像，以目前日蘇情形觀察，本傳單頗有幽默意味。

偽中電社無電訊

偽中央通訊社全部職工，因要求改善待遇，未得要領，乃於四月一日罷工，停止發稿，於是偽通訊社遂無訊可發矣。

汪逆豔妝赴宴

汪逆精衛及偽官員共二百餘人，於民國卅年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時赴敵「大使」熊本之宴

，敵「大使館」全體館員均參加，汪逆是日姿態特別丑態，媚態可掬云。

敵謀劫奪滬租界華董席次

汪逆機關報中華日報供稱，日方現正設法變更法租界工部局董事名額之分配，擬使華董一人，由德人代替，但此訊并未經其他任何方面證實，想又碰壁矣。

汪逆精衛受非人的待遇

據上海來人談：「江甯的一夥，從汪逆精衛以下，在敵閥的管轄下都不給以人的待遇，江甯的偽「特任官」，一定要備「良民證」，否則儘管有「煌煌」的「身份證明書」或「特任狀」在敵憲兵檢查的時候還是照樣吃耳光。在江甯城內，祇要他是日本人，就不論他的官銜地位，就都是汪逆精衛的上司。最近敵國爲擴大「以華制華」的作法，曾加撥五千萬，增編偽軍，於江甯大喊其「建軍」，實際上汪逆的偽「軍事委員會」不僅不能得到五千萬，連

五元也不能處分。因此汪逆聽到敵國本多一主張，「加強汪政府」的言論，並不感到興奮。汪逆所希望的是早日有人代替他供敵國利用，讓他可以脫身」。汪逆過的這種比狗不如的生活，誰肯做汪逆的替身呢？

漢奸亦知有國父耶

據海通社電稱：「汪偽政府下令，中華民國手創人孫中山改稱國父，各偽政府機關，嗣後皆須懸掛孫氏遺像」。汪逆精衛及其狐羣狗黨，既假國父之名斷送國脈，而今又命令各偽政府機關將國父遺像懸掛，這簡直是在侮辱國父，汪逆等喪心病狂，竟至於此，令人切齒！

汪精衛搖尾赴東京

汪傀儡於民國三十年六月十四日赴東京向主人乞憐，據某外電訊報道汪逆在輪上之醜態，茲錄其電文如下：「今日爲汪逆乘輪赴日之第一日，渠於離滬以後，即居在艙內，鎮日之

中，披覽關於日本問題之書籍，並與僞「外長」徐逆良會商，此外僅曾於餐室內與僞「財長」周題佛海，僞「宣傳部長」林逆柏生共進午餐，林逆稱汪逆鑒到日以後，必極辛苦，故於航行三日期間充分休息，又謂汪不喜風聲，惟性嗜下日本棋云云。汪逆爲迎合主子而愛下日本棋，這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汪逆感激涕零

汪逆精衛於六月中旬搭尾赴東京乞憐，於廿八日返抵南京時，發表奴性談話稱：余（汪逆自稱）留日期間，曾受日本民衆之盛意招待，并特以皇室之殊禮，余將終身銘感不忘。余且獲得親見天皇皇后之榮幸，對於天皇爲「我國」東亞前途，念念不忘，對余予以各種鼓勵一節，太爲感激涕零。

汪偽貸款分配辦法

據悉，關於日本對偽組織三萬萬日元貸款，其分配辦法如下：（一）一萬萬日元建設海陸軍，（二）一萬萬日元發展農礦業，（三）一萬萬日元發行「法幣」，但款未到手，奸偽中爭論紛起，聞周某與李某及其他數逆，曾爲此一度演出武行，羣狗爭骨，一副相。

汪逆忍痛「改組」

汪逆精衛此次在日本一下子給撈到三萬萬元，奴才們都忙着分肥。但實際上汪逆的收獲，除去「離渝」以來一切活動的經費，實不過二千萬日元。這個數字，不但不能「發展」，而且幾乎不能「維持」現狀，最後的辦法，就不得不出於「改組」一途，汪逆精衛之對於「改組」，的確是苦悶於心的。

羣醜暗鬥

改組成功了，一羣大小嘍囉對這次亂源的禍首——日本，只得忍氣吞聲。但彼此之間，却鬥得不能下台，周逆佛海和李逆士羣更是勢不兩立。據說這一次，「警政部」歸併於「內

政部」，完全爲周逆佛海的主張，他恐怕李逆士彞的尾大不掉，才有這一次剷除勢力的計劃。

漢奸言論的自白

漢奸報紙國民新聞最近的一篇社論，公開承認：「中國人民不信任偽鈔」。并謂「財政部不足以當此大任」。他們這種論調，反映出：（一）偽組織之亂。（二）對周逆佛海有牽起而攻之勢。

奴才與汪逆及主子間之微妙關係

最近偽財政部宣布自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起，一切稅收，均須以偽「中央準備銀行」之鈔票繳納，足以說明周逆有日本在後面撐腰。而謀刺汪精衛一舉，更足以說明主子與汪，以及汪與奴才之間的微妙關係。

汪逆要仰承周逆的鼻息

在汪偽組織中周逆佛海是第一等大亨，上海一帶的捐稅完全操在他的手中，幾乎汪逆精衛也要仰承他的鼻息，所以最近京滬盛傳日人有「擁周倒汪」之傳說。

一羣奴才朝拜主子

汪逆精衛於本年六月中旬赴東京朝拜主子，帶去的一羣奴才是偽「行政院副院長周逆佛海」，偽「外交部長徐逆良」，偽「宣傳部長林逆柏生」，偽「經濟委員會秘書長陳逆君蘇」，偽「外次周逆隆羣」，其次就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嘍囉爲偽「行政院秘書陳逆國琦」等一行十餘傀儡。

八幡丸上汪逆媚態

汪逆精衛由上海發程赴日是搭的八幡丸，敵海軍陸軍外務三省及興亞院爲給點面子予狗

子，乃聯合公宴於八幡九席上，席間主子方面，由堀內「公使」作代表致詞畢，卽領導全體，同時高舉高脚杯齊向汪精衛「致敬」，一飲而盡，繼由汪逆致答詞，除致謝友邦四大機關之盛意外，並說了一番拍捧的肉麻話，并謂「今當首途赴日之前夕，想起一二日間，卽可看見友邦日本」等以討好主子的話，這一餐飯是吃了三小時之久，汪逆是括括的受了三小時的罪。

奴才盛裝謁倭首

汪逆精衛於六月十八日首次正式拜見倭皇，午前十一時，倭皇特派宮內的男爵白根，子爵內藤分乘紅色宮內汽車逕駛霞關驛宮迎接。汪逆特換新裝，打扮得妖妖娜，纏帶着周佛海，徐良，林柏生，陳君慧門逆及宮內派來的接伴員，先來了一次「紀念攝影」，將奴才們的穢像醜態攝入鏡頭後，十一時三十三分卽登車離宮。

再度鞠躬狀極卑賤

狗子們來到皇宮，倭皇早已佇立宮前迎接，倭皇是日御陸軍制服，佩帶大勳位寶章。汪逆一行到達宮前的時候，周、徐、林、陳等四逆，如哈叭狗見了主子，即行下車直奔階前齊向倭皇鞠躬致敬，狀極卑賤。當汪逆拜見倭皇畢，即介紹周、徐等四隻囉朝拜。其時偽組織駐日僞「大使」褚逆民誼獨自進宮拜見倭皇畢，由宮內式部官分別接引周、徐、林等拜見，自西溜間起正步入宮，及至鳳凰間門前，先行禮致敬，入正門又一鞠躬，立正後，即上前四步，敬向天皇天后誠惶誠恐地再度一鞠躬，然後面向天皇天后兩陛下後退四步，又鞠躬，至正門原位，始行退出。

汪逆拜謝倭皇御料理

倭皇在豐明殿設宴招待汪逆及周、陳等四奴才，是日午餐，乃爲倭皇的御廚所製，係「西洋料理」。菜式計有（一）雞清湯，（二）姬絲酪燒，（三）鶉冷製，（四）羊肉燻燒，（五）石刀柏湯煮。汪逆在席間時做出感謝之醜態，最後，由倭皇后舉杯向汪逆致敬，汪當亦舉杯回敬，

於此，這一幕滑稽宴會即於「互祝」聲中終了。接着日皇及后便陪伴汪逆至牡丹間，品茶歡談，汪逆頻對倭皇后稱謝此一頓盛饌之精美富豐不置。最後倭皇即取其一二七八年所釀的「銘酒」與汪逆共飲，繼則皇族即將倭皇贈與汪逆的禮物「奉呈」，汪逆當即深深一鞠躬領謝後，即偕全體隨員告辭，逕返霞關離宮。

汪逆對各國記者發表奴性談話

汪逆在日首次對各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是十八日下午五時，在偽「駐日大使館」禮堂內佈置好了兩張長檯，鋪着潔白桌布，桌上放有兩瓶日本的薔薇，青紅紫綠，郁香四散，藉逆民誼穿來插去，流轉於滄海的人海中，忙於招待。五時汪逆和林逆柏生等下樓逕入禮堂與各國記者相見後，旋即謂：「今天能在這兒和各位相見，真是非常欣幸，日後和各位見面的機會一定很多，現在先將我們今次訪日之目的和抱負，向各位先生作個簡單報告。說完，即由周逆蔭庠翻譯，汪逆則徐徐伸手向裏袋中掏出自撰的談話原稿，繼續向着麥克風說了一陣

胡天胡地的囁語後，并強詞的說：「自神戶登陸以來，備受友邦皇室之殊遇及朝野之歡迎，熱誠厚誼，當爲余畢生不忘，謹致懇切之謝忱。」

汪精怪爲何年青而健康？

林逆相生對東京日本記者詢問「汪主席」至今還十分年青而健康，請問有何特殊養生方法」之答語爲：「汪主席」向來都是很講求衛生的，日常的生活很有規律，所以「主席」的身體，至今還十分健康，不過因爲政躬繁忙，有時不能不把他的有規律的日常生活犧牲了，因此我們的同志，很爲他的健康關心」。言下十足表現奴才悲憫之狀態。

奴才們隨處叩頭

十九日上午九時汪逆在預定的程序中，去大宮御所叩見倭皇太后。在汪逆乘車赴大宮時，同時周逆佛海，徐逆良，林逆相生等小奴才則分持汪逆的名刺，代表汪逆分別前往各宮拜

訪，各逆一副奴才像，簡直是裂盡中國人的臉！

羣醜冒雨參拜神宮

明治神宮是敵國臣民奉祀明治天皇及昭憲太后而設的，自汪逆精衛以下一羣傀儡，爲迎合主子的歡心，不怕羞恥，硬着頭皮分乘汽車前往參拜。汪逆等下車後，其時正值細雨濛濛，褚逆民誼手執油紙傘，陪從汪逆而入，周、徐、林暨小嘍囉等隨之，魚貫進入明治神宮。參拜時，羣逆裝出一本正經的滑稽像，比拜祀他們自己的祖先時，還嚴肅的多。

汪逆等拜畢，再度登車轉往靖國神社參拜，由鈴木宮司先行，引至殿前，汪逆以次面向北側，全體肅然，繼則俯首禮拜，默念日本的「護國英靈」，不免感慨系之，茫然泣下，這真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

東京女學生爭親猴兒戲

二十一日東京舉行一次歡迎汪逆歡呼大會，參加者，計有大妻女子中學，聖心女學院等十餘校女生萬餘人，每校分作數分隊，皆搖旗吶喊，汪逆於帝國飯店的屋頂塔尖上頻頻含笑點首。汪逆因見松岡，東條，阿部及頭山滿等仍在頂樓大餐間靜候，乃轉回再作應酬。其時歡迎的隊伍，始過二分之一，尙未得瞻眺此「傀儡主席」的真面目者，大不乏人。汪逆同樓應酬後，即囑林逆柏生代表答謝，林逆拜命後，隨即登上塔尖，代表汪逆揮手含笑答禮。遊行者在「一看汪逆「猴容」」。對林逆毫不感興趣，遂大噪，林逆知趣，即派員報告汪逆，約五分鐘後，汪逆由頂樓大餐間而出，再度登樓，表演一番，一幕猴戲，隨告閉幕。

汪逆嘍囉內訌

正言報載，汪逆向日本借款雖達三萬萬日圓，但扣除汪離渝以來一切活動費後，實獲二千萬日圓，近以統費支絀，實行裁員，並將偽「經濟部」等合併，「財政部」則仍維持現狀。漢奸報「國民新聞」近日抨擊偽汪組織及偽「財政部」甚烈，「警政隊長」吳逆世寶拒不

奉命他圖云。

滬偽報與偽組織哄罵

滬訊，偽國民新聞，仍繼續對偽組織多方抨擊，有二篇社論，痛斥所謂策士者，該偽報雖未指明策士究指何人，但識者均知係指周逆佛海，梅逆思平諸逆而言。十四日社論則抨擊偽鈔，文中公開指出偽鈔所以不能大量發行，係由於法幣擁有中國人民信心，及有中國民族意識作背景，日軍政策有取得物資及各種事業的便利，偽鈔雖在夾縫中生存，故發展困難，且流通區域太狹，即在此狹小區域內，亦尚有若干區域不能流通，而人民亦視其爲廢紙，該文並說明偽鈔之所以尙能勉強流通者，係依賴法幣之信用云。若干方面推測，該偽報之所以不斷抨擊偽組織與周逆者，與偽組織改組問題不無關係，緣最近偽組織似將以李逆士羣爲首，偽組織之偽「警政部」被裁併於偽「內政部」，堅特此項主張最烈者爲周逆佛海，查周逆鑒於李逆尾大不掉，遂有剷除其勢力之計劃，因此更結怨於李逆云。

汪逆怕死潛居簡出

據新近由南京來滬之友某告編者云：汪逆自今年元旦起即未去「國民政府」或「行政院」辦公，因怕人行刺。接見日「滿」「二」「大使」之日，「國民政府」及「行政院」特放假一天，因汪逆恐有人「搗蛋」也。汪逆防衛極嚴，即梅逆思平，陳逆公博去見時，亦要經敵憲兵搜查始得入內。汪逆室外有紅綠燈，紅燈開時任何人不得入內云。

嗚呼，漢奸眷屬

浦口有敵僞檢查，由僞警施行，敵憲兵在旁監視，俱亦有遺其抽查者，如敵憲兵認為形跡可疑者，又加以復查，漢奸眷屬亦不能免其檢查。如對女眷，凌辱尤甚。每一列車受檢查所需時間約三小時。

傀儡劫掠政策碰壁

「南京政府」正式宣佈定於八月一日接收申新紗廠第九第二兩廠，因該廠原屬中國政府之資產故也。該兩廠一切賬目，均須於七月廿五日理清，一切存棉，亦須於同日以前搬出倉庫，惟第九第二兩廠之律師，本日已在字林西報登載啓事，謂該廠完全屬於私人，產業自七月份起，已由英商公司經營，故將照常營業云。

傀儡大學

上海訊：傀儡已決定設立「上海大學」，假前江灣復旦大學爲校址，開辦費及經常費已經僑行政院會議通過。

獻醜的褚逆

褚賊民誼僭妻子五人及曾逆仲鳴寡妻方君璧及其子三人，六月出發登富士山，褚逆忽興發，引吭高唱「獨木關」一齣，擺頭伸頸，狀奇醜不可耐，觀者均失笑云。

汪逆自恨未死

在京最得意者爲周逆佛海，僞「財政部」由他一人主持，敵對之甚信任。汪逆被炸未死，家人爲備酒菜慶其未死，汪逆填詞自恨未死。陳逆公博元旦又發表一文稱：「我去年到南京時叫大家不要太高興，現在要大家不要失望」。

南京老百姓當面罵鬼子

南京民氣甚好，甚至有當面罵敵人爲鬼子者，敵人亦無可奈何也。敵在京規定行路路線，若有走錯者則被開槍或遭毆打。

南京尚須經一次大戰

南京城內一片荒涼慘像，繁華區僅中華路夫子廟一帶。城內房屋門窗多已做柴燒，門窗多以磚砌塞，一般人認爲南京尚須經過一次大戰，故未予修理。

奸偽之財迷

據外人方面消息，汪逆偽組織擬在法租界發售「印花稅」，徵收「所得稅」。法租界當局以此舉妨害租界行政，故表示反對，並聞已在界內破獲機關兩處，一為「印花稅」辦事處，二為「所得稅」籌備處，勒令予以解散，並禁止在界內設機關徵稅。至於公共租界方面，汪偽組織日來遣人赴各商店逼要徵收「所得稅」及催購「印花」之通知書，並大施恫嚇，迫其交款，惟各商人均深明大義，置之不顧。

快來授首

南京來客云：不久前曾發生帶淚的笑話一則，頗值一述。城內太平路某理髮鋪不知係何人所開設，開張之日，門外貼了一副對聯：

「磨礪以須，問天下頭有幾許？」

「操力而割，看老夫手段如何！」

另有一塊橫額，則云「快來授首」。如此，不僅大小漢奸不敢前去「授首」，即一般民衆，亦過門而不敢入，于是有人則誣該店定爲鋤奸團所設者，全體理髮匠竟均遭逮捕，遣成冤獄。

舊詞新感

汪精怪有小聰明，善賣弄詩詞。當年過山海關時曾有詞云：「雲偃蒼松如畫裏，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石嘴岩根免欲墮，海風吹水都成淚」。以詞論詞，沉雄之氣雖不足，哀感之情則有餘。此次汪逆赴日，又過山海關，有心人特錄該詞并詢汪逆有無感想。汪逆竟謂該詞作於「九一八」事變以前，正擴大會議失敗之後，故悲憤特深，今東亞已奠定和平，國泰民安，當感想不同也云。汪逆有小聰明而極無恥，由此可見矣！

傀儡們的剃頭匠

「江甯」——而今成爲冷血漢奸的藏身之所了，這裏較一談輩奸們的剃頭。這班做了虧心事的傢伙，生伯的就是遭人行刺暗殺。最傷腦筋的就是剃頭理髮，這是經常無法避免的事。據說，汪精衛一共有三個專用的理髮師，都是陳璧君的堂房兄弟，所以可無被刺危險。這三個剃汪逆頭的理髮師，而今都榮登任着偽中央監察委員，每月薪水六百元，每逢三個月才輪到一次執刀，算起來剃一次頭的工資竟是一千八百元，汪逆足以示富自豪矣。周佛海也有一個私人理髮師，在偽財政部月領薪水三百六十元，并很逍遙自在，每月執刀一次，終日無事可做。褚民誼是剃光頭的，性情也急，剃髮非常快，他無權雇私人理髮師，所以他都是叫中央飯店的理髮師，每次十元，剃的時候門口站着兩個鎗上膛的衛兵，据剃過他頭的說，如臨大敵，剃了一次頭等於坐了半年牢似的難受呢。陳公博是最愛修飾的，一月要理兩次髮，每天要剃面，所以，他的理髮師是由汽車夫兼任的，月加薪二百五十元云。

偽小職員死得冤枉

漢奸偽組織內部複雜，因人設事，重床疊被，人員甚多。一次一個機關的某職員突因消化不良，肚痛甚劇，於是命令「茶房」去拿點「蘇打」來。可是照規定沒有主管長官的批示是不能領到的。於是另簽了呈文，由這個辦公檯送到另一個辦公檯，二司過一司，一課過一課，沿途「等因奉此」下去，獲得各種必要的簽名和印鑑，三星期後，司藥人員把價值一角的「蘇打」發下來了，可是那個青年已經死了。

笑不死的漢奸

汪逆一羣上月赴東京之行，無論當時同盟社的電訊怎樣給他渲染誇大，給予讀者的印象都是極惡劣的。說到「皇恩」，我們決不會意識到「浩蕩」兩個字，四年來的侵華戰爭，已便這「日出之國」深陷泥淖，國民生活都不能維持，皇室這回硬擠出來的佳餚美食，豈能掩得住他內心的慚惶？所以可以說他們，這次的「合流」，在授者與受者兩方面的心理上，都有說不出的難堪。再說汪逆，他到東京去，與其說是朝見，無甯說是哭訴。我們想想卅多年

前曾經「慷慨歌燕市」的少年，再回看他這次在東京搖尾承歡的醜態，心中湧起無限的悲憤。革命者不能完節，是多麼可恥可鄙的事！幾十年前，還主張革命者應有烈德的人，到今天竟變成出賣國家民族利益，逃脫三民主義革命陣營，觀覲事仇的國家罪人。唉！歷史何其殘酷！關於汪逆的東京行，各方記載甚多，上海漢奸報紙新申報上刊有「汪主席赴日隨行紀實」一文，作者是汪逆的軍事顧問谷荻大佐。照谷荻說，他這次「與主席的行動，始終相共，故余敢將見聞之事實與感受所得，作一真率的披露」。我們相信谷荻此文是「真率的披露」，所以不作一字增刪，照錄幾段如左：

六月十八日那天，汪逆在東京敵宮中和敵皇會見，當時敵皇曾問到他在南京中央黨部門前被刺後的健康情形，汪逆就對敵皇當年派有吉公使慰病之事，肅然致謝。谷荻大佐那天也在場，他不禁憶起有吉公使直接告訴他的談話：

「蓋有吉公使奉命赴南京中央醫院，慰視生死難知之汪主席時，此主旨由看護汪主席之陳夫人，於枕邊低聲傳告，主席不顧在逝之制止，即以血流滿身纏帶遍體之軀，自寢床躍起，

，謹謝慈禱，有吉公使見此態度，不勝慨嘆，不圖此次之會見，談及此事。見余問此，不禁亦慨以莫名，而深切拜察有吉君之感想矣。

這是「一段」，下面還有幾節，值得一引：「汪主席由宮中辭退之際，陛下仍驅車相送，下車後緩步徐行，謂汪主席曰：『此次承至誠來訪，表行適當招待，實甚歉仄』。汪主席即謹答曰：『余生於廣東，三十八年前曾在東京苦學，粗衣粗食之簡易生活，久已習慣，今日賜見各節，已覺過分矣』。

「陛下於此時，已停止玉步，凝視汪主席，充滿慈愛之神情。事後主席含淚語人曰：『與天皇陛下之會談，已超過預定時間十餘分矣，且僅回答陛下之所問，而未及積極談話』。『晉謁宮中之周財政部長，徐外交部長，林宣傳部長，陳祕書長，周外交部次長等六人，均態度堂堂，一舉手一投足，適於禮儀，且與宮中之崇高氣象，互相融合，即對主席以及各隨員，於震闕離宮，曾宴以晚餐，據武官所云，其態度之大方，使人爲之慨嘆』。

×

×

×

「完畢宮中行事，歸返中國大使館後，以前大使阿部大將爲主賓，吾等隨員爲陪賓，共進晚餐，主席當曰：『今宮中儀式已畢，可盡量放食矣！』宴會終了後，送阿部大將外出時，俄然降雨，即大聲以日語謂余曰：『下雨矣，然已無妨，』其意蓋謂宮中行事已了，即下雨刮風亦無關係也」。

×

×

×

「……次之主席當謂『統合三愛成一元化』矣，何謂三愛？蓋爲『愛日本』『愛中國』『愛東亞』也。主席謂殊非將此統合一元不可，於屢次之演說中，致力加以強化矣」。

二二 小 評 一一

引文至此，已大可見汪僂男在東京搔首弄姿的媚態。中央醫院有吉明探病的一幕，其殷汪逆做得出了有吉明不過是一個公使，他即「不顧左近之制止，即以血流滿身纏帶通體之軀，自寢床躍起，講謝慰視」，如果再高一級的主子來看他，那豈不是爬到中央醫院門外？奴

骨頭可說是天生的。

再看他和敵皇問答的一段，就一口氣將自己的身世查出來，說什麼「廣東貧家」說什麼「東京苦學」粗衣粗食，久已習慣，說什麼「今日賜見各節已覺過勞」，大有乖兒子見選子的神情，「兒皇常」真可說是正了名，定了份。

谷荻還說「陛下凝視汪主席充滿慈愛的神情」，我們不知道這是在看人還是看狗？看「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用不着慈愛，所謂慈愛是不是看中了汪僂男的一色？

後面還有「與天皇陛下之會談，已超過預定時間十餘分矣」。這還了得，他能和他的父皇多說了十多分鐘的話！

汪逆的一羣尾巴在東京也可說是大漏了臉，「一舉手一投足適於禮儀，且與宮中之崇氣勢互相融合」，當時的窘態自然不用說了，這一套「適於禮儀」真不知在事先演習了若干遍才能有這樣的成績，我們想即使將盤山荒谷中的野人，搬到敵宮中去也不會像牠們這樣無骨頭，失人性。

在宮中「受刑」過了，逃出霞關還是他們的日子：難怪汪逆說「今宮中儀式已畢，可盡量放食矣」；放食兩字大可驚圍；至於「下雨矣然已無妨」更十足道出汪優男叩見前的滿身不得動處。

末尾所引一節，可說汪逆奴隸理論的發揮。他說要先愛日本再愛中國，我們懷疑牠的血脈裏有「大和」族的血，不然堂堂正正的祖國怎能不愛？他還厚臉說：「若非真愛中國之人未能成爲親日家……真正之親日家始爲真正之愛中國者」。愛中國就是死心塌地顛撲不破地愛中國，而與親日何干？奴隸根深如此，真令人憤恨填膺，谷荻蘆誇汪逆的奴論就是「可予職業親日家以及僞親日家一當頭棒喝」。誠然，其他的小嘍囉的口齒那能有汪逆的清楚？牠們的賣身詞那能有汪逆這樣的動聽？

汪逆這次東京獻舞，動就是哭和「含淚告人曰」，我們不知道汪逆有多大委屈要哭得這樣像淚人兒一樣，自然，優男化的精神也不是白廢，當然有其他的「效果」。

看了這幕在暗流中起伏的行屍走肉，真是可氣可憐；他們這批失去人性的人類，糟粕的

行爲根本是不值一顧的，暗流中的東西愈相聚合，反侵略的巨掌愈而將他們一網打盡！我們相信那一天的來臨當不在遠了。眼前它們的張皇盲動是必然的，然而盲動的結果，却是適得其反，它們愈反動愈能顯得出中華民族國魂的氣象萬千，它們愈反動愈能顯得出全世界反侵略力量的聲勢浩大。

可憐「兒皇帝」的新黃梁

(一)

汪賊兆銘，爲傀儡經年，不生不死，無權無勇，尸居餘氣，曾不勝其「蕩婦空房」之歎！爰於近月賈其餘勇，赴日朝拜。據僞報電訊所傳，汪逆在東京見日皇時，一種卑躬屈節之情景，完全一副「兒皇帝」之醜態，書之徒污吾筆墨。

雖然，汪逆此行，固有大欲存焉。即（一）叩索借款，（二）藉口世局緊張，聲言日本他顧，而以維持淪陷區之「軍政大權」交與汪逆，俾能真正過一下「兒皇帝」的癡。

汪逆現在已拜訪完了，我們且替他算一算帳看。

兩個例子

(一)借款：——汪賊最作急的是錢，聽說日寇已允借三萬萬，以發展「海陸軍」，開發「鐵產」，及發行「鈔票」。關於這層，傀儡們已大吹特吹了。

但是六月廿七日，滬漢奸報「平報」登載消息一則：——「國府要人」，連日集議，開討論者為財政問題，據熟悉內幕者談，此事非友邦借款成功不能解決云」。又同月某日偽報「國民新聞」登載一則消息：「昨×部長與×要人為新財政問題，（按指借款）發生衝突，曾演出一副全武行，結果不歡而散云」。

照前二消息，是所謂「借款」又靠不住了！照後一消息，是華漢奸已為此未到手的骨頭，打得頭破血流了！可憐可恥的一副急相呵！

(二)「局部和平」：——漢奸更希望的，是「局部和平」，即是叫日本把淪陷區一切軍政大權交與汪逆的意思。下面便是一個例子。

「德蘇之戰」已使日本遭遇新危機，日本面此危機，只有從「中國」能夠得到援助。我們說過「中」日兩國軍事外交一致，現在已事到臨頭，我們希望「中」日雙方尤其是日本方面，能深刻瞭解這幾句話的意義，德蘇戰爭將增加「中」日戰爭結束之困難，因為論其衝突將因英美與蘇聯之雙方勸告而緩和，渝方與蘇聯將結成新關係，更因此新關係而挾英美重新估計渝方在世界戰爭中之地位。但此並不足慮，我們所應考慮者乃為如何強化和平運動。日本對此重應下絕大決心，將和平運動區域之政治經濟主權完全交還「國民政府」，並切實協助「國民政府」建設國防軍。除與渝方相持前線地帶以外，所有鐵道、航運及其他交通事業，一概交還，所有軍管理產業一概交還，所有軍附屬機關之職權一概撤消；因為非如此不能強化「國民政府」，因為非有健全之「國民政府」不能結束中日戰爭，不能幫助日本應付世界事變。日本現在不能膠着於中日戰爭，要應付全世界，此理甚明，「中」日兩國有識有為之士，當知此時應際正東亞之轉向關頭，短見與懦怯，貪小利而忘大謀，至此受現實之鞭撻，亟宜反省。亟宜斷然實踐和約。」（六月廿六日「國民」社論）

上面這篇文章，是藉德蘇戰爭引起了危機，聳動日本政府，叫他不要膠著在中國戰場，儘可把軍政大權，交予傀儡，自己放手去南進或北進。換句話說，就是傀儡也想過一下真正兒皇帝的穩。這是漢奸這一時代的代表心理。然而「主子」的意旨如何？下面便是代表：

「南京『國民政府』以今年三月卅日的還都一周年紀念日爲契機，決定確立局部和平以爲向全面和平發展的前提。『主席汪先生』在紀念典禮中說到『全面和平向未實現，故行政的効果，以及經濟生活的改善，都受有限制和束縛，而未能充分的發展。今日我等唯一要努力的，是要先作出和平的模範。局部的和平若是成立，全部的和平就會自然的到來，』我認爲日方應慎重考慮應付南京方面所企圖的局部和平，在處理中日事變上，是否爲得策，南京政府，雖標榜着『和平建國』，然在中國民衆尙抱有抗日意識之今日，堅守『抗戰建國』的重慶政府，是仍得大多數民心的。所以南京方面宣言只要治安確立，和經濟生活安定，即可使民衆歸來，關於這點，是須有冷靜考慮的必要。」（六月廿八日「國民」松本倉吉作）

這是「主子」代表的意見。它不相信汪傀儡那一套騙術，它知道它只有那一點力量。

奸的新黃粱夢快醒吧！

漢奸報的悲鳴

新近得到了許多漢奸報紙，展開一看，一片都是被壓榨着悲鳴喘息的聲音。傀儡到底不是人做的，奴隸生活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也翻不了身的。見之惻然。略抄數節，不惜污吾筆墨，或亦驗於「我佛慈悲」之旨歟？

(甲) 重點主義

漢奸最受壓迫，和痛感有要求「主子」寬恩之必要的，是經濟束縛了，當漢奸本來爲的是錢，經濟開始終操在外人手裏，每日過着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那又何必當漢奸呢？因此，在漢奸報上，就發現了所謂「重點意義」的新口號。意思是說：「主子」應當把經濟權實給他們。七月十四日漢奸報「國民新聞」就說得最慘了：「對日交涉的重點主義，就是說建國的經濟基礎所必須具備的幾個起碼條件，一定要爭取日本和中國的友好。我們得到的比這

過多，這是頂好，否則即以戰敗程度而論，我們也不應該連這都失去。一個獨立國家必須有統一的貨幣制度，必須有他自主的對外貿易，必須有他完整的產業系統，這是我們要爭取的起碼條件。一百多年來中國受英帝國主義的剝掠，這幾個起碼條件是被侵蝕了，但也不過是被侵蝕，沒有被剝奪乾淨。現在日本說是和中國做朋友，中國是為此才對日本講和的，拿英國來比，自然要比非其倫，不過就是從頂壞方面來想，總也不應該壞過英國。」漢奸之罪惡，漢奸之憤懣，僅此數語已宣洩無遺了。

後來它又說：「日本在中國設有許多國策會社，這個產業，大概是中日合資經營的。既然是合資經營，日人即不應稱之為他們的國策會社，不但名稱上不應如此，內容上尤其不應如此」。為什麼漢奸如此反對「國策會社」呢？因為這些「國策會社」性質與範圍，是「漫無限制」的，是「超出戰勝國對戰敗國要求以上」的，總之是使漢奸們只有垂涎，而絕對不能染指的罷了。

最後它說：「以上幾點就中國來說，是得之則存，失之則亡的，我們要爭取這一看。英

南的東印度公司，疲弱外國家百世之下猶惕然警誡……這不啻說：『你們領事要趕快把這些利益給我們，否則你們要連英國人也不如了。』把這一節與頭一段會起來看，漢奸之不見信於「主子」，與其動搖可以想見了。

(乙) 清鄉工作

漢奸們最感痛心的沒有油水以外，就是毫無實權了。主子的獸軍四方密佈，它們一步也不能動，那末做漢奸還有什麼意味呢？因此漢奸報上對所謂「清鄉工作」又喊得震天響了。七月八日漢奸報「中華日報」上說：「清鄉工作在政治上的意義，是要把和平從點線推及到全面」，這就是說漢奸們不甘再蟄伏在都市做日寇傀儡，也想到四鄉來對老百姓們來作一下威臨。

它又說：「另一方面，某一地清鄉工作完成，這一地秩序的確保，治安的維持，便都轉入中國的內政的範圍中，而使該地的軍事時期，成為過去；而中日基本關係的撤兵問題，也可迎刃而解了」。漢奸對日軍的嫉恨，與「去之前後快」的心理，讀此不歷歷如繪嗎？

(丙)圖窮匕首見

然而漢奸的要求，雖然萬分迫切，而「主子」們始終不睜不眯，這才把漢奸們急煞了，於是他們公同議定，在本年七七發出如下攻擊性的文字。內容是：「日本方面，正還有不少人在努力從一條不通的路，轉到另一條不通的路去。他們主張日本學英美的買辦政策，就是說日本應該假手中國人來控制中國人，由控制中國社會，轉到控制中國政治機構，這種人根本不解戰爭四年的教訓，不理解中國現在還有抗戰的部份存在，也根本不解買辦政策的行使環境非所以語於現在，中國人的想法，直截了當，如果一樣是買辦政策，為什麼要捨棄英美來遷就日本？日本說過拿中國當朋友看待，那麼羨慕英美的買辦政策的日本人，是可恥的。日本的困難，是在結束中日戰爭，如果這些人的錯誤意見，居然被採納，只能是軍管理，加上買辦政策，越來越混亂，敗壞中日大局的，就是這等人」。乖乖，漢奸們也吹起大氣來了！可見「狗急跳牆」這句話是不錯的。最使人可笑的是他們用「中國現在還有抗戰的部份存在」，來威嚇他們「主子」，想藉此為「自重」的工具，漢奸們還談「抗戰」麼？呸！

最後它們更十足表露真相。把「媚日分子」大罵一場：「中國方面應當檢討的是：和平運動者對抗日分子的鬥爭，是夠有勁的了，可是對媚日份子的鬥爭，不是親日，不是抗日，更不是媚日，不打倒媚日分子，抗戰分子是打不倒的。我們不是說要强化國民政府嗎？但是日本一定要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國民政府才可以強化」。這就是說它們要把漢奸陣營統一起來，一致地向「主子」們提出此種要求，有反對的便是媚日分子。

漢奸與「主子」們的衝突，如此真可謂已到「圖窮七見」的限度了。（按以上兩節引用奸報「國民新聞」）

（丁）送「主子」上斷頭台

既然經濟權要不到來，政治權又無着落，漢奸們是無所希冀於其「主子」，然而無拳無勇，莫可誰何？於是千思萬想，想到送「主子」上斷頭台的好計來。例如七月十八日漢奸報國民新聞「論日開改組」一文說：「日本並不希望日美戰爭爆發，更不希望提早爆發的時機，但現在的慎重，在有些地方，只是束縛自己的手足」。這就是勸日本對美要趕快動手，不

要過於「慎重」，以致「束縛了自己的手足」。

又如七月廿八日漢奸報中華日報「論太平洋危機關鍵」一文說：「時間磋砣下去，等到英美的準備完成，日本再向南進攻，要感到相當的困難。那時候美國的經濟轉復，當然對於日本有很大的力量，這是美政府的希望。日本不應讓它實現這希望，不該地實現，就惟有現在邁步南進」。否則要「遇到困難」，漢奸之工於心計由此可見了。

（淺）對汪逆的不滿

因為不滿「主子」，聯帶着對他們的「號漢奸汪賊也不滿了，奸報國民新聞八月六日發表了「對代與文化人」一文先說：「現在的情形是理論走在現實的前頭，而且走得過遠」。這是對汪賊所倡說老實話負責的穿心一劍。次稱：「中日關係是合作。但現在則發明混成一體說」。復稱：「原來的理論，是在不自由當中爭回自由，現在則發明，以不自由為自由的理論」。這裏對日寇的毒辣與汪賊的無恥，雙管齊下，加以攻擊。最後對文化被摧殘，也「豪情慨語」：「將來也許會連知識都被滅絕云」。

漢奸報國民新聞此論一出，羣奸報齊聲附和，已使汪賊啼笑皆非，這一幕醜劇的發表是夠有興味的。

沒落中的偽組織

汪逆精衛去東京向日本主子哭訴，是汪逆的全盛時代。而當他攜帶着三萬萬元借款諾言回南京的時候，滿以為可以振興一下頹勢，然而答覆他的，却是羣狗爭骨的醜劇，還使汪逆傷透了心。羣狗爭不到骨頭，掉轉頭來互相狂吠，由狂吠到惡鬥，經濟仍舊是一籌莫展，因為經濟大權是操在日本主子的手裏，因此，隨經濟恐慌而來的怨恨完全結毒在他們主子身上。我們看它的最近動態：

傀儡閥內閣的情形是可以從漢奸報紙內找到線索。偽國民新聞最近登有社論痛詆周逆佛海說：「偽財政部報復英美凍結資金行動之遲緩與華北漢口行動上參差是他的瀆職所致」，又謂：「偽鈔之不能流通應歸咎於財政部」。痛詆周逆不先不後，而在汪逆成立借款時

候，可見汪周兩逆之間對於借款用途相互爭執程度之嚴重。

最近汪逆機關報偽中華日報被人預置炸彈，全部炸燬，雖汪逆對此事諱莫如深，然而主其事者是誰？的確是呼之欲出。

這些內鬨的情形，使汪逆精衛在他的主子面前，無法交代。爲打開這種局面，才有這一次上海偽宣傳工作會議的召開，由陳逆公博主持其事，據說：此次會議原意在統一上海輿論及有關機關，（按：實際爲調解互相漫罵的上海漢奸報紙）但結果於各偽報派別不同，除了通過成立「上海市宣傳聯合委員會」決議外，可謂一無所得。

最近密報，李逆之偽國民新聞，前對周逆痛加攻訐，周逆大憤，向汪逆控訴，汪逆爲敷衍計，對該偽報下令警告。事後李逆亦向汪逆申訴，汪逆謂：是後汝儘可照常辦下去。逆方內部傾軋，可見一斑。又周逆因李分離，特工勢力，完全消滅，剷正另行建立云。

日寇喪失一筆冤錢

燃犀錄

在所辦中日兩國百年大計」的使命下，汪精衛去了一次日本。

短短的幾天行程，汪精衛曾謁過天皇，訪問過近衛，松岡，東條，等大臣，除了對天皇「屈體」感泣涕零，歌頌東亞和平，並親赴神宮，向屠殺中國民衆的日本劊子手的骨灰，鞠躬致敬外，還有兩大「收穫」：（一）汪精衛與近衛的共同宣言，（二）三萬萬元的借款。我們現在逐一加以檢討：

（一）共同宣言的要點是：「表示中日兩方對於建樹遠東新秩序的決心，表示日本援助國民政府」。所謂共同宣言，其實就是近衛的宣言，汪精衛只是拖了一條尾巴。汪精衛有什麼資格能談建樹「遠東新秩序」？但是日本為什麼要在這時候重申援助「汪政府」的決心呢？我們可尋日本國內的輿論，令中次藤在「中日事變的處理方針」一文裏有這樣幾段話：

「假如沒有中日事變，那末南進也許沒有什麼不好，但是在這中日事變還未解決的今日，倘若採用南進政策，如碰到重大的危局時，中日事變的解決將更加困難。……同時，爲要迅速解決事變，而和第三國妥協，這也是絕對不可的。……因此事變的解決，除去強化南

京政府外，別無他法。」由此看來，可見日本之想到此一着，完全因為無出路，太苦悶，所以只有「死馬當做活馬醫」，想加強傀儡力量後，空出身子來向他方面「打劫」。汪賊此去，正迎合此心理，所以下一下騙到三萬萬元的「借款」。

(二)三萬萬元的借款今後怎樣措置它呢？根據日本報紙記載，傀儡政府今年的四大「施政」項目：

(甲)華北與武漢地方對中央關係之改進。

(乙)華中各合辦事業之調整。

(丙)華中民生問題之改善。

(丁)清鄉工作之推進。

看了以上四點，可見這筆款子的支配方法，已經與最初完全不同了。(按最初汪逆打的招牌，是擴充海陸軍)。這裏包孕着若干羣大爭骨的醜劇。日寇這一筆冤錢，也等於丟到京洋大海了。

燃犀錄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二〇六五號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燃犀錄

每冊實價六角

編者 徐 誠

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

重慶總經售處 文信書局

重慶聯合書局